



徂徠集

書

廿七

服部文庫
 117
 724
 16



117
724
16

徂徠集卷之二十七

物茂卿著

書牘一十八首

與左沕真

自不佞之髻亂侍先大夫膝下。聞尊府君讀書大醫
塾中時事也。中夜壁外尚琅琅。吾呼響來。遶夢寐三
匝。起伺之。篝燈熒然射隙孔。益危坐挾書策。達曙者
三年一日云。先大夫居常口娓娓道之。弗置。卽不佞
雖弱植哉。心恒羨之。何世無古人也。已。又聞其以經

術文章。褒然藩中。則心逾慕說之弗衰也。迨不佞兄弟脩飾鄒魯家言。雖黽勉就列。慙慙之者衆。而要之其中心所藏。自幼時爲然者。謂聞尊府君之風興起可也。迨縣生來謁。語及其鄉諸先生。則始識有老兄也。通家弗替。古人誦義無窮時。豈容當吾世而失老兄哉。昔在明代嘉隆五子輩。離合悲驩。則輒稱道吾二三兄弟。白首弗渝。是何其古道迺爾。時則有若歷下瑯邪。方嶽雙峙。遞爲桓文。一時濟濟。軼漢陵唐。文章與世運比隆。復古之力。於是爲烈。千載之下。誦其詩。讀其書。恍然想見其爲人。豈儒俠之節。其用精者。

弘邪一唱。二歎。毛髮皆立。背上灑灑然寒也。興至神遇。其眉睫之間。歷歷乎可數也。雖然是獨其日月至焉耳。安所取不朽其文章外哉。世何莫有辭客韻士。妙于繪事者。若王輞川。文衡山。其人哉。則所謂結爲大年者。何其無涯之知獨爾哉。則縣生又謂老兄之於詩。能闕其宮商。傳之丹青。以發之縑素。閒炳如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使之致意左右。則老兄迺唯唯然莫逆也。嗚呼。不佞之心。醉二子。大方之家。故當比羊裘之嗜。方今右文之化。昭融無外。踰嘉隆者。萬萬筑之東。奧之西。延袤將五千里。安知一時同吾臭味。

者不躍然以起邪。况乎輞川衡山業已復生通家間。則後世子雲何必莫有乎爾。是難與世齟齬者。道故獨爲老兄道之。雖然老兄其勿謂不佞俠哉。世君子所側目也。若夫通家之誼。將終身弗忘也。豈特繪事之謝云哉。它想已縣生悉之。故言止于是。所憾道三橋一衣帶水。匹如弱海萬里。顏面何日噫。

又

嚮承答書。字字懇到。企望逾切。一日外歸。則復得楫二。燈火前華山三峰。忽然從天下也。楫中瑞鷓鴣一。閱益謂以之供不佞重九登高遊云爾。愛我哉。知我

哉。王宰供奉輩。尚且五日石。十日水。段使貴游子弟。相促迫。其謂解衣盤礴者。不受何。卮言載陸叔平不強亦畫。強輒不畫。此自節癖。狂態足下。何必學其拗也耶。知我之急卧游也。因憶客歲乘輅西走峽中也。揚解篠籠之顛。南眺士峰。一朵玉芙蓉。白雪與初日之相媚。清冷沁心脾。使人至今結碧痞。方彼其時。迺不覺狂語衝口。連叫希有未曾有者。二是自君恩矣。豈圖一天外復見一天也。知我哉。愛我哉。毋論僊掌。沆瀣非墻東所過者比。而千丈蓮使籬鞠失顏色。卽海東少陽洞天。亦孰若白帝宮。嶒嶸乎壯秋之色哉。

不妨再叫未曾有也。所憾者少文室中琴猶未成乎聲也。石鼓五舌笙何從欲皆響邪。芙蓉能徵吾詩而吾迺負華山矣。雖然仲故知叔牙之不吾罪也是可以不稱足下哉。然且由此言以憶鮑山。由鮑山以倍憶于鱗。于鱗亦元美之叔牙也。岱山不至風雨如晦。干將其不夜悲鳴匣中哉。叔牙故知仲之貧。其勿謂得隴望蜀哉。時下漸冷。伏惟老兄足下。萬玉自愛。所爲不卽報。而必過重。九迺報者。足下志也。非魯人臯也不宣。

又

岱嶽帶五采雲飛來也。不佞何幸旬日間左右得挾兩嶽成逍遙游也。洪恩將與五尺軀俱矣。不佞偶有官事。在同僚商議不得輒歸。囑家僕教盛价先還。另奉書申謝。家僕勝似君實秀才。好一僕遠甚。一時誤聽留盛价淹滯移晷。以故不得弗卽報。報亦不得仔細。書法粗鹵。情意欠懇。萬賜海涵。若夫丹青之妙。則當竢細覽之後。迺得其詳。故不敢遽置喙。敬之至也。尋當啓稟。時冷自重。不乙。

又

不佞何幸旬日間驟得左右掖岱華成逍遙游哉。洪

恩將與五尺軀俱矣。此昨日匆忙中所爲報足下語也。歟。使還後稍閒。則輒釘壁上。擁衾匡坐。嗒然相對。身雖若槁木乎。心安能若死灰哉。呂道士有言。朝遊北海暮蒼梧。何其遲遲迺爾。一瞬千里。一舉萬仞。神氣恍往。境景紛來。心目應酬之弗暇。蓋業已成。逍遙遊也。方是時。夢歟。覺歟。忽忽乎寢與食是忘。亦安能更作一語以報足下也。嗚呼。縣生固謂足下之於詩。能閱其宮商。以傳之丹青。發之縑素。閒烟如也。是其盡矣。吾迺何言。大底本邦之畫。巨勢氏爲最古。迺其所爲畫趣。益取諸和歌者流也。婉縟麗爾。以供閨閣。

中翫惜乎王風之衰也。次之僧雪舟氏。猶之宋詩之遺乎。稜稜蒼骨。冷然乎墨戲禪也。迨狩野氏之時。冠裳久褫。短後急裝。世士所用以爲趣者。宗祇利休輩三昧也。故其畫爲趣。莫有能超乘上焉者。况足不踰函嶺而西。目未睹培塿。群然舐筆。五侯七貴門。而燈幕羶者已。莫怪彼其胸中。莫有丘壑。而雅色古氣。殆乎斯盡。是畫之與世運遞降也。所賴者百年昇平。五星輝奎。不佞之志斯文。益亦嘗已言之。輞川衡山。生通家間者否。歟。詩不云乎。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是或可爲足下誦之哉。若其所爲謝於足下者。亦唯諄諄。

然以謂旬日間驟得左右掖岱華成逍遙遊。迺足下
洪恩之與五尺軀俱也。云爾。獨冀把臂之日。庶幾乎
足以語文畫之相爲趣哉。毛邊一束。聊供文房之用
也。非酌也不宣。

與縣雲洞

一別之後。彼是茫然。以吾嬾而知先生之畏筆札哉。
同病相憐。誠爾。雖然。以文孺之在側。庶乎心獲安也。
文孺千里駒也。今歸矣。意者先生老念樂之時也。吁。
宇宙若是其大矣。聰明若文孺者。亦何限。非獲先生
爲父。未有能至于斯焉。先生亦非文孺爲子。猶其有

餘憾乎。人間之樂。唯是爲最難哉。不佞雖少先生二
十年乎。唯二女在。髮已種種。奈之何以。是而羨先生
之樂矣哉。聆巖邑。又有都夫子者。爲先生友也。吾雖
未嘗識其人。亦久飽其德。周何其多士乎。敢因先生
寄一束。冀其爲之先容哉。事事文孺當自言之。伏惟
自愛。

又

去夏辱尺牘。疊疊數十百言。大氏稱引國風。伐檀弗
素餐之義。其自道推人。辭意儷至。周猶秉禮。有足下
而後可得徵焉。已。僕至贛。愚少小親聞先大夫義方

之訓私心竊慕誦其詩弗衰者四十年一日也而弗能微酬其志每承誨言不啻其穎有泚焉蓋嘗以吾東方由帝降而王控弦成俗士大夫之間業自有一道以世相沿承是傳雖不旁引經術脩飭其行事頗能明信昭義斷斷乎可以維人倫爲法其家庭至於政事一切武斷愈益莫不謂漢家法雜五霸有之猶何取諸彼異代殊俗之人其骨久朽之言爲也哉當是時雖有聖哲孰以易之逢掖之子果矣爲贅旒於世加以夙罹家難出處盭心一行爲吏萬事掣肘遂歷選前脩三不朽之說斷然獨執其下焉者唯是可

以古爲徒矣唯是可以百世羨聖人而弗貳矣唯是可以弗素餐乎天地間矣此其心所期或異於足下者之撰邪若夫所爲食於官僕僕之勞適與五斗米相蔽而况世以史眎儒儒又何能爲毫髮於史之外哉刀筆瑣瑣其諸謂之弗素餐其主也已有如聚其徒一堂之上煦濡相濕所能高眎徐趨語聖稱天使西河之民疑夫子如洛中某甲氏之賤儒者僕所深恥也迺何有乎橫經五侯七貴之門強聒其所不欲聽遽窺其顏色駢駢然者矣雖然此其心又豈不欲爲之可爲之日者故其言未足以聞於世君子而特

聞於足下焉乎爾。偶因寂寥，藉匏竹以寫其憂，則有獲昔人所謂黃鐘聲氣之元，與古樂易簡之道。著樂書十卷，旁羅百氏言，甚勤，忘食與憂。暑徂涼變，有如一日。稽咎之罪，職此之由。唯長者恕，諸方今條風黃鳥嚶嚶，足下矍鑠健飭，令子輩適上課業膝下，經術相難，諷咏共娛，可想其樂也不備。

與都三近

縣長伯之子文孺，學成西歸，謹脩尺牘，介長伯致之。足下始自不佞，茂卿幼讀書海上，蠶戶鱈丁之錯處，雖有疑義，其孰從問決焉。迨乎得先生所為諸標註

者以讀之，迺曰：吁，是惠人哉！二十五六時，還都教授。諸生貧窶者，其所旁引它經史子集及稗官諸小說，率粲然可聽，退省其私，亦皆資諸先生所為云。不佞嘗論說先正夫子有大功德於斯文者，而言曰：昔在邃古，吾東方之國，泯泯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字，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管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氏而後人人言，則稱天語聖。斯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今併先生而五矣。或曰：德行事業文章，唯是不朽，若彼標註者，瑣瑣焉援事徵言，亡當乎斯三者固也。雖然，吾所為稱四君子者。

亦唯副墨之子。洛誦之孫。譯是用訓。被之華風。庶幾乎聖人之置郵云爾。今援其事。徵其言。古人文可讀。不費十金中人產。而四部書。其要與玄可鈞。而致之。是豈不先生所惠及窮邑子弟者廣邪。古時州縣各有童子師。而今先生所爲諸標註者。獨布在海內。是先生一人之身兼之邪。是足不涉天下。而天下皆賴之。吾不佞之言。豈非是哉。顧世人多陰食其惠。而陽擠排之。不佞之所恥也。不佞茂卿亦嘗深指一變。是當其世。而可失其人哉。因文孺以知其父之有舊也。唯甲之與周。風馬牛弗相及。雖有其物。無以將之。况

辟壤無何有。是故區區之言。迺布胸臆。以使其識童子時。遙藉先生寵靈者。茂卿亦其人焉耳。若夫先生文章之所造詣焉。吾未嘗目及一篇。故不能贊其一辭。後學之於先輩長者。是禮所當慎也。冀先生亾怪哉。茂卿頓首。

與伊仁齋

鄉憑子固。通殷勤于左右。辱蒙弗外。允致寒暄于左右。幸甚曷加。始不佞少在南總。則已聆洛下諸先生亾踰先生者也。心誠鄉焉。後值赦東歸。則會一友生新自洛來。語先生長者狀。媿媿弗置也。而益慕焉。迨

見先生大學定本語孟字義一書則擊節而興以謂先生真踰時流萬萬居一二歲入仕本衙乃獲與子固友也則觀其為人忠信可愛歲壬午來同局共事最熟而益想先生教誨之有在焉子固亦時時與不佞討論上下語孟諸書則驚歎以謂何與吾先生之言肖也而一二有所聞於子固者不佞斯未能全信焉雖然不佞豈敢自信亦思所以質於先生者耳烏虜茫茫海內豪杰幾何一亾當於心而獨鄉於先生否則求諸古人中已亦曰不佞不自揣之甚也先生或能思其情豈不大哀憫乎此不佞所以神飛左右

與松霞沼

之久也山川千里所賴斯文氣脉流通惟先生恕其狂妄而待以子固之友人幸更甚伏惟冰鑒時下漸寒千萬自重不宣

茂卿數年前嘗已聞西別州有霞沼先生者其爲賦詩。泯泯乎悉中大國之音。又有兩森夫子者。皆超乘才也。府中多暇。諷咏相屬。與偕切劘此事。驩然相得。不啻應徐之在鄴中也。私心竊自鄉往者久之。而猶疑世人耳食。滔滔者皆是。其所傳稱。豈足盡信乎。已又慄然以謂海西之於華夏。中間一木道。北走齊魯。

南走吳千里旦暮實爲比鄰。一則文學是自天性。一則人文所藪澤。流風漸被。豈無有一二聞而知之者。是其言。庶或可以徵耳。則何所從得二君片言隻辭。以少窺其大雅之致。文章所造詣者如何哉。去月忽得津南人書。有云。獲識兩君。兩君盛稱周南縣孝孺。至於目之以海西無雙也。昨日岡生來訪。話及韓館事。迺謂足下亦稱此來。唯一孝孺足爲吾扶桑吐氣。館中每值抱藝來見者。則輒說孝孺英才。英才而及聞其及弊門。則又求一識不佞之面。迺至醉中作書數十百言。擬憑岡生見寄。會茗芋手顫不勝筆研中。

廢遂已。不佞於是乎始識嚮者所傳聞不妄。又識足下二君者。實同臭味。吾黨矣。夫西別距東都。水陸三千里。道涂所經由。雄藩大府。何翅數十。其中文學士。又何翅數百。而唯一孝孺。足爲吾扶桑吐氣也。談何容易。段使二君者。善揚人善。則何唯一孝孺。此其中非有所深喜焉者。而能齒頰之不惜若是乎。不佞固陋。少小脩文章之業。輒不自揣妄意。以謂詩不下開天。而文則西京以上。務自出杼軸。不循人牆下而走。唐唯韓柳明。唯王李。自此以外。雖歐蘇諸名家。亦所不屑。爲何況輓近乎。何況吾東方乎。東方唯詩一晁。

衡上下數千年。雖無文章可也。嘗持是說以求諸海內。卒未見一人之能合焉。則愴然以自悲。悲而不可已。則上求之古人。下竅子雲于將來。古人骨已朽。今子雲骨亦朽于將來。是豈不愈益可悲也乎。當是時。間或得孝孺一二輩。孺子可教。則躍然欲狂。不勝其喜。四海比肩。覺此生之不孤矣。其喜不亦宜乎。儻使其求時而易得。則何喜若是其甚也。由是觀之。世豈唯不可無子期也乎。其不可無伯牙者。亦已審矣。何者。子期之心。非是不樂也。此足下二君所以口孝孺不已者。而不佞謂之草木臭味。良不誣耳。是何必獲

其片言隻辭以讀之。而後識其致與所造詣之奧也乎。所恨者。韓使迫欲西。五馬之行。不可留也。不佞病矣。不得捧盤牛血。就館所築壇載書。而講狎盟之事。是已。雖然。四海比肩。有神交在。又何必聚首執臂一堂中。而後稱相知心也乎。岡生往。謹奉尺素。以布衷曲。併致意兩君。路過長門。再見孝孺。亦煩以此見告。時維一之日。鬻發。萬惟自重。不備。十一月十三日。

與竹春庵

承足下謬採輿論。俾不佞是正其所爲文章。好學之誠。不恥下問。世所希有也。所謂其成與否。非可豫論。

行從集 卷之二十一
豈容以老而廢其志乎。則足下過孟賁遠矣。不佞雖謙乎。亦何不思所以忠足下哉。然文章之道多端。不佞未審足下所志何如耳。蓋世人多謂苟能洗東方侏儒之習。斯足矣。是其執志卑劣。豈足以爲文章哉。且足下所優爲。迺何苦求諸不佞哉。韓柳八家之文。世所欣慕。然其文有篇無句。理勝而辭病。長議論而短敘事。何況風雅乎。是文之偏者已。故不佞不屑爲之。且其人皆豪雋之才。不修辭。不師古。率以今言行之。且其英特之氣。甚口喜辯。隨意所至。斐然成章。是皆以才氣勝者。烏可學哉。大氏人之所學。多得其性所近。

今觀足下爲人。溫恭謙冲。恂恂似不能言者。洵洙泗之遺哉。迺以是其爲人而學彼。譬諸適燕南。其轅也。愈益遠焉耳。且不佞安能以其所不屑爲者。裨益於足下哉。若以不佞素所嫻習。歟。則莫若師古已上焉。六經中爲先秦西京。下爲明李王汪三家。亦師古者。其文主乎辭。而道在焉。五采外章。衆妙內蘊。篇章句字。孰非矩矱。以議論。則孟荀晁賈。以敘事。則左國史漢。以風雅。則屈宋揚馬。輔以老莊韓非。呂覽淮南。昭明之選。何求不獲焉。明則滄溟鳳騫。弁州龍變。之二者。恐非足下資性所近。無已乎。則汪公已。其文不尚。

奇。不喜辨。不詭隨。不激昂。春容都雅。要以法勝。辟諸
兵家節制之師焉。足下其能學諸然古善牧馬者必
先去其害馬者。文章之道亦爾。夫害文章者。則宋儒
傳注是其尤矣。足下益守益軒先生之教。服膺濂洛。
聞不佞是言。必將吐舌。然不佞亦昔年尸祝程朱。迺
覩明人多厭舉子業。忽然有省。遂廢其學者三年。而
後文始成矣。何者。程朱之言。主明理以喻人。人之未
喻。益詳其說。必究於俚言。然自幼習讀。尊信之至。猶
且以文章視之。間或覺之。其冗腐之氣。既已浹於腎
腸。不可得而洗焉。亦不自知其與之俱化矣。是所以

害文章之故也。要之歐蘇程朱皆宋人也。一則奇其
思。盛其氣。變幻百出。爲議論之文。一則平正詳實。斂
其鋒鏑。務就規矩。爲傳注之言。辟則水焉。忽然遇風。
波瀾可觀。歐蘇是也。風息則尋常水耳。程朱是也。均
之水矣。水無色焉。無風不成文。故宋人之病。皆在不
修辭辭猶色邪。苟修其辭。瑤池瓊泉。不假淪漪。何須
風乎。故十翼爾雅公穀戴記皆文之至者。傳注豈病
文乎。故歐蘇非文之至者。而程朱之言害乎文也。足
下苟能學古修辭。則文與道豈必裂焉哉。洙泗斷斷
是其宜乎。唯足下思諸。餘未既。

頃因下問。獻一得之愚於左右。再辱教示。則知貝夫子有大疑錄之作也。是益先獲吾心者。不佞同其世而不能一當之。豈不憾哉。然尚有足下在焉。雖貝夫子死而不亾可也。且足下以其所闕於世者。而不闕諸不佞。不佞亦何隱乎足下矣。若其所不及者。足下教之哉。足下之言。謂傳注以譯古。何必廢焉。是其心以爲不譯古不可通。而不能割愛於程朱矣。乃亦自幼受讀之習氣已。欲祛習氣。莫若廢之。且必俟譯而通古邪。則卒未免爲今人也。昔有亾命奔於華者。居

三月。而悉晰乎華言。方諸此中學華言。曠歲月不成者。不啻天壤焉。何必譯哉。且程朱昧乎古言。必假其譯邪。猶如求華言於朝鮮已。不亦迂乎。不佞十年前所見。與足下不殊矣。後因學古文辭。目無漢後書。乃稍稍識所謂古言者。益廢倭訓。而後華言可通焉。廢傳注。而後古言可識焉。是不佞身嘗所經試。故敢薦諸足下。夫太極道器。繼善成性。元亨利貞。明德新民。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之數者。非程朱所倡理學大綱領邪。而其解胥失之。尚何問其明道乎。故足下所謂教非古。文非古。而古者有在。則不佞未之或信矣。且

行錄集 卷之二十一
以程朱不鑿乎聖人者將何以定之蓋程朱之後無
聖人也徇世尊信之則流俗之見已必以己心定之
乎乃身處聖人者也故之二者不佞所不敢唯求諸
古言而後可得徵焉耳矣且足下所喜於程朱者豈
非以其明且盡邪是務求人知者也夫言也者固喻
人者也然古之善言不必喻人而人自喻焉先王之
道爲爾是何故蓋古之教者施於信我者也彼乃思
而得之不爾不足以知之矣是言有益於學者也故
務求人知者惟訟者之辭爲爾是其故求見知於不
信我者也夫學古者必俟千歲之子雲不疑若人人

而求見知卑之至也雖曰無利心不佞不信足下之
言又曰均之傳注之文也以今視之爾雅十翼爲古
文是以時世言之者也必以時世則義農愈於堯舜
遠矣不佞所以爲古者不爾蓋先王之教禮樂成俗
天下禮樂煥乎故文辭煥乎先秦西京之際諸子百
家其言雖人人殊斐然者其遺乎迨五胡猾夏浮屠
乘之夷狄質陋之風被諸天下古言斯盡而後韓愈
出焉是文之所以別古今也明王李距今僅百有餘
年而不失其爲古者所學殊也故時世之論興而聖
人之道無所用於今世焉何在其爲萬世之教哉足

下其思諸且古者本也今者末也滯乎流者何識其源後世載籍如海汨沒其中莫能爲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其思諸書曰習與性成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故學之道在習而已矣習之久而後知至焉身不習其事而欲知其理不習其辭而欲得其意難矣哉足下以爲如何不備

又

遠書久不報罪誠莫甚焉所恃君子弘恕不吾棄耳別後如隔世然每飯其心未嘗不在西日下也子善

時時見訪輒知足下善食狀是可慰不佞劣劣近況子善歸當悉何必賜諸筆墨鄉者辱借大和律二卷讀之益想盛世文物因益歎今之衰哉緣何變更殆盡以至於成真倭奴豈不悲乎俾二三子謄寫藏於家謹以原本壁上近又獲應永十八年曆儼然中華物殊非今世作蚯蚓樣者比矣乃知彼其時民間亦識字不翅星官則室町氏之禍甚秦火也申君行紀跋後覺形穢已時漸暄熱伏惟爲道自愛子善遍歸草草四月十九日

又

見返滄溟一本又以一本附上。茲審足下清勝可欣
慰矣。一雨浹旬。斗大之室。上漏下濕。亦不得衝泥濘
出游。鬱悶殊甚。二三日僅晴。而後不佞之喜可知已。
不知足下何似也。飢生無恙否。近有肥人數生來見。
武人也。習宋人之文焉。視其所結撰。不出於東屋觀
瀾之下。古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信哉。不佞之於飢
生。止見其面。而未見其文。想其文當不讓於肥數生
也。何似。

又

承喻知足下安穩。大慰鄙懷。滄溟集一本換上。稻君

五絕見寄。披吟英氣勃勃。溢毫楮間。果知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苟充其才。豈數生所能望乎。祇似未曉格
調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學問之道。習是為
上。習以成性。不覺其化。然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是學
先而習後也。學詩之方。當學其辭矣。才高者多忽諸。
足下其以此報稻君。把毫際。忽聞司烜氏之鼓。草草
亮鑒不備。

又

伏讀高論。深知足下真君子人哉。嘗聞貝先生關西
夫子也。吁。先生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足下。斯以知

先生之教焉耳。不爾謙恭自損，何其至于斯也。敬服敬服。夫四海之內皆兄弟，已不佞亦何自外乎。示及雄文三復之後，謹當罄愚衷矣。稻君惠書及詩，不能卽答，伏乞以此意見告是幸。滄溟集一本換上，不備。

答稻子善

鄉辱枉顧，又接雲牋，行己之謙，執禮之恭，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而其英特之資，靈慧之思，學之弗措，假以歲月，西州壇坫終當屬之足下耳。孔子曰：後生可畏，豈不信然乎。不佞雖嬾也，何敢不少罄所知，以裨益足下之萬一乎。所示詩前五首，益足下讀滄溟集後。

作也。後二首，迺未讀時言耳。一讀便變，以此而知其靈慧不易及。豈諛足下哉。五首者，得乎格而失乎調。三首者，調嫩而格未適。大氏格猶人之品也，故貴高調猶人之儀也，故貴稱。閭風蒸霞，峨嵋積雪，非格乎。五聲相和，五色相章，非調乎。故格得而調不得，譬諸千里之鬻，踉蹌焉。徒取其調耳。則駑善馴者也。世人作詩者，往往絕先三四律，先中聯，是以首尾衡決一篇之內，不甚鎔合。比比皆是，此所以不得乎調故也。其患在欲速，人皆知盛唐之可尚，而苦其取途之狹。旁求中晚，爲其所移。中唐情婉，易感；晚唐辭巧，易眩。此

所以失乎格故也。其患在好廣。意者足下亦坐此病。邪。要之盛唐自有盛唐語。中晚自有中晚語。古詩自有古詩語。歌行律絕各自有其語。不可強合。苟學其語。習之熟而格調自至。不爾。必有錯出不倫之失。故不佞嘗曰。學之在辭。且如足下。況天才也。養非才。是歌行中俊語。置諸絕句中。終非當行。且改不才爲非才。以協平仄。亦失乎強也。千里大江容細流。語涉議論。新興文運。斗牛間。未免宋調。合而觀之。三四句皆超而起。承不稱。至於陽關萬里畫橋西。過乎尖巧。六軍汗馬。鷓鴣裘。費乎粧點。此其大者。其它則思過半。

矣。又足下之言曰。嘗讀諸名家之選。夫選唐詩者。莫逾於李鍾唐三氏。滄溟主雄渾。尚格調故也。伯敬主森秀。尚奇趣故也。仲言主神理。略驪北故也。蓋滄溟至矣。後之君子。乃欲勝而上之。故不自知其流毒。後人悲夫。是亦其大者。足下苟能立其大者。而後優柔之。厭飲之。過此而往。未之或知。吾黨作者。周南縣生。東野滕生。吾藩服生。信陽太宰生。金華平生。貴游則河內豫侯。大醫越君。瑞武文安。羽林孤兒。石叔潭。皆彬彬乎有成。至其合作。頗不媿古人。足下或能游其間乎。薰陶所益。必有不知其進者。若徒取改竄以爲

足乎。豈能一一而盡之哉。足下惟亮鑒。

答屈景山

東都物茂卿。謹復書西京屈君足下。七月中元日。李陰管君致足下所賜書。拆封讀之。具言欲一造艸廬相見。而藩法嚴不能者狀。縷縷幾乎千有餘言。其降挹之恭。傾倒之懇。優渥特至。誦其辭。則雄渾雅健。不之采縛。不覺令人起敬。嘆惜弗已。余不佞髫年時。聞之先大夫。昔洛有惺窩先生者。為其高第弟子。若羅山活所諸公者五人。名聞海內。皆務以辨博相高。而屈先生者。獨為溫厚長者。乃訕然於四人之間。退讓

自將。不求名高。其來東都。先大夫亦嘗一二接見云。夫儒者斷斷自古為然。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安得從其徒。若子孫戚屬。以聞其行誼之詳邪。藏諸中心。時時憶之。弗忘。及乎管童子西游也。聞足下周旋甚勤。李陰君喜以見。諗且言。足下亦有意於不佞焉。因扣之以識其為屈先生之裔。則予不佞亦喜甚。及聞足下從五馬東下也。懸榻以俟者久之。詎意竟外之交。足下不得斯須。以請乎。是日乃得接尺。一愈益信遺範之弗泯。而幸素願之有愜哉。書中又言文章好尚之異。而欲聞不佞之一言。乃以無爭心見

告亦何詳。悉顧慮之。至于此也。夫人心如面。好尚各殊。雖然。徒自信而不問。將何以知其未知。而廣己之見乎。故學之道。問爲大焉。問者。弟子之事也。發難相切磋者。朋友之事也。故非有師友之素。而輒相問難者。爭之道也。臣諫。君子諍父者。榮辱休戚之相關也。故非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其心如秦越人相視肥瘠。而諫其不是者。亦爭之道也。爭者。訟之事也。訟者。陳己之是。於不信己者之前。以求其信己者也。吁。亦難矣哉。雖然。有官臨之。庶乎足以斷己。今學問而用訟者之道。乃無聖人之臨上。將孰聽而孰斷之乎。若

或欲以天下之所同是而斷之邪。則播諸衆而欲訟己之是。欲訟己之是。則暴人之非。亦不情之甚也。況獨得之見。有衆所不及知者乎。夫學問者。君子之事也。君子無所爭。爭斯害乎德。問者。弟子之事也。秉弟子之禮。而用訟者之鬩。鬩斯害乎禮。害乎德與禮者。君子不由也。自孟子好辨。闢楊墨。雖其時之不得已乎。亦非古之道也。不佞竊惜焉。爾後稷下市學。田巴一日服千人。流風所扇。是非蠶涌。紛呶乎百世。悲哉。若彼浮屠有勘辨。則亦聽訟者之道也。儒之黠者。陰操其術。以窺人而自熹。乃名教之罪人也。不佞懲其

行錄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二
若是凡每值非有師友之素而來相問難者一切不置對。是不佞之常也。不佞往歲作護園隨筆。其時識見未定。爭心未消。然隨筆之作。自書以自翫。聊以消閒。初非以示人也。獨奈誤墮剗剗之手。遂公諸海內。海內諸君子。因謂不佞好辯者。非不佞之心也。今觀來喻。亦在不置對之例。雖然。足下既以無爭心見告。而君家先生。乃不佞自髫年時。私心所鄉往。則何必怒然乎。亦唯人心如面。不佞豈能喻諸足下哉。但言不佞所以取李王之故。以酬來意。如其取舍。乃在足下。唯足下擇之。夫六經辭也。而法具在焉。孔門而後

先秦西漢諸公。皆以此其選也。降至六朝辭弊。而法病。韓柳二公。倡古文。一取法於古。其紕辭者。矯六朝之習也。然非文章之道本然。故二公亦有時乎修辭。如韓進學解。毛穎傳。諸碑銘。柳天對。段太尉逸事。永州諸記。何其絢爛乎。乃爾宋歐蘇。學韓柳者也。但不求諸古。而求諸韓柳。所以衰也。其文以理勝。不必法。而其紕辭者。自若。夫文以道意。豈患無理。西漢以上深矣。俾人思而得之。宋人乃欲瞭然乎目下。是以淺矣。蹊逕皆露其所長。議論耳。縱橫馳騁。肆心所之。故惡法之束也。況辭乎。紕辭。故不能敘事。夫明鬯是務。

欲瞭然乎目下者。注疏之文非邪。是以末流之弊。語錄不啻也。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之古文辭者。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亦矯宋弊也。夫後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唯韓柳李王四公。故不佞嘗作爲四大家雋。以誨門人。而其尤推李王者。尚辭也。雖然。不佞所以推二公者。不特此耳。夫學問之道。本古焉。六經論語。左國史漢。古書也。人孰不讀。然人苦其難通。古今言之殊也。故必須傳注以通之。猶之假倭訓以讀華文邪。尚隔一層。髣髴已矣。且傳注之作出於後世。古今言之殊。彼亦猶我也。彼且

以理求諸心。而不求諸事與辭。故其紕謬。不可勝道。且如明德異端。其解豈不美乎。然至於詩左傳家語。有不合者。爲里仁者居仁也。主皮非貫革也。何有於我哉。謂謙辭也者。其說至於康衢之謠。而窮焉。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作問答解。亦至於戴記而恃焉。夷狄之有君。素以爲絢兮。皆枉辭以從己之見焉。凡如此類。更僕何罄。不佞從幼守宋儒傳注。崇奉有年。積習所錮。亦不自覺其非矣。藉天之寵靈。暨中年得二公之業。以讀之。其初亦苦難入焉。蓋二公之文。資諸古辭。故不熟古書者。不能以讀之。古書之辭。傳注不能

解者。一公發諸行文之際。渙如也。不復須訓詁。蓋古文辭之學。豈徒讀已邪。亦必求出諸其手指焉。能出諸其手指。而古書猶吾之口自出焉。夫然後直與古人相揖於一堂上。不用紹介焉。豈如鄉者徘徊乎門墻之外。仰人鼻息以進退者邪。豈不愉快哉。且二公之文。主敘事。而于鱗則援古辭以證今事。故不諳明事制者。雖熟古書。亦不能讀焉。夫六經皆事也。皆辭也。苟嫺辭與事。古今其如眎諸掌乎。於是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乎。如破竹然。辟諸良工。必先攻堅木焉。吾之刃。試諸盤根錯節。而其餘脆材柔木。易

易耳。世人乃擇其易者讀之。習以爲常。古書則束之高閣。辟諸古鼎彝之可貴重。而不可狎用也。仁齋之言。豈不然乎。夫學者載籍極博。然其出於宋以後者。十八九。故愈讀愈憚。古書之難習之罪也。其謂典謨論語爲易讀者。乃緣自幼習讀傳注之久。是以覺其易耳。段使無傳注而驟視之。豈易乎。如二公之業。俾不習者驟讀之。亦必假訓詁。粗通其指。其以謂故爲難讀者。不亦宜乎。宋儒傳注。唯求理於其心。以言之。夫理者。無定準者也。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矣。唯聖識聖。宋儒之所爲。豈不倨乎。不佞則不敢。夫道則高

矣美矣。謏劣之資不可企及。故卑卑焉求諸事與辭。其心謂儒者之業。唯守古聖人之書。以詔後世。其斯可也。後賢之說。雖高妙乎。其於事辭有不合也。何以知其於聖人之心與道必合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焉。且聖人之教。被諸天下。天下之人。愚與不肖。亦夥哉。故卑卑焉者。何必盭於聖人之指。是不佞之心也。如陽明仁齋。亦排宋儒者也。然唯以其心言之。而不知求諸辭與事。亦宋人之類耳。故不佞不取焉。李王二公沒世。用其力於文章之業。而不遑及經術。然不佞藉其學。以得窺經術之一斑焉。是不佞所以

俾從游之士。學二公之業者。亦以其所驗於己者教之也。豈有它意乎。足下既以文章見怪。不佞乃旁引經術以復之。是足下之怪。且尤我者。將愈益甚已。亦唯人心如面。各陳所見耳。初未嘗與足下爭。亦豈必求俾足下信邪。且古言簡而文。今言質而冗。雅言之於俚言也。華言之於倭言也。亦猶如是歟。夫華言之可譯者。意耳。意之可言者。理耳。其文采粲然者。不可得而譯矣。故宋文之與俚言。倭言。其冗長脆弱之相。肖亦必從事古文辭。而後可醫倭人之疾。是來喻所云。適與不佞意同也。來喻又以二公爲淺易。亦唯人

心如面。非不佞所知也。不佞以爲深。足下以爲淺。其足下之以爲深者。不佞則謂淺。豈不冰炭之相反乎。亦習異耳。來喻又似謂文不必學者。孔子固曰。有德者有言。然又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修辭尚辭。於傳有之。文學之科。其謂之何。故舉一而廢百。孟子所惡。然非必足下之言焉。世稱道學先生者。多藉此文。其陋。足下過取耳。來喻又以摸擬剽竊病二公。以古自古今。自今立論。是乃當二公之時。妒忌者之言也。非足下之言也。明以經義策士。必以朱注。非此則不得第進士。其文必以八股。非此則亦不得第進士。是時

王之制也。以時王之制。故謂之今文。非專指韓歐也。韓歐亦自稱古文。其謂之今文者。自我言之也。足下何不深考乎。夫士之生其世。非此則不能出行其道。策功立名。以顯其父母。雖無千秋之志。是亦可恕已。二公之倡古文辭。皆在第進士之後。而二公之興。從游過於時師。所以來時師之妒也。然二公不能勝朝廷之功令。亦不能勝人人功名之心。故人之非笑之。猶如韓公。而二公不顧人非笑。寧不見知於世。藉此得禍。而竣千歲之鍾期者。亦猶如韓公。是其心獨何邪。學問之道。本諸古也。夫立志如此。豈摸擬剽竊是

爲乎。以此觀之。非妒口而何。且學之道。做倣爲本。故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而不問其心與德何如者。學之道爲爾。禮樂之教。左則左。右則右。宮則宮。商則商。必如其師。而不敢違以分。故孔子拱尚右。則門人亦拱尚右。孔子謂之嗜學。可以見已。習書者。必摸蘭亭黃庭。豈求爲贋乎。學之道爲爾。謂吾既得其心。吾既得其理。不必拘其似不似者。莊禪之遺也。故方其始學也。謂之剽竊摸擬。亦可耳。久而化之。習慣如天性。雖自外來。與我爲一。故子思曰。合內外之道也。故病摸擬者。不知學之道者。

也。况吾邦之學華文。段使學韓歐。非摸擬而何。其必惡摸擬乎。國字之文可耳。且此方之儒。不與國家之政。終身不遷官。如贅旒然。豈有立功策名。顯其父母之願哉。治經爲文。各從其心。所欲爲。而官不爲之制。豈復有利害之切於己。如鄉者所言。明人哉。豈復有所謂今文者哉。而猶且以古今立說者。吾未知其何故耳。豈以媚時師歟。豪杰之士。決不爾。不佞雖寡交乎。然以其所嗜。頗得窺今世作者。洛有伊原臧。海西有兩伯陽。關以東。則有室師禮。未聞有足下。知有足下者。自此書始。是足下之葆光自晦。不競譽于時。何

其家風之未衰也。是豈有阿時之心乎。祇人安其所習。其所不習者。怪而尤之。亦常情爲爾。則足下以非其所習而怪尤之。先存乎中。是以驟見妒者之言。以爲當理而取之耳。且足下所稱佛骨爭臣本論朋黨諸篇。皆爭論之言也。足下旣以無爭心見告。而其所愛乃爾者。不佞亦未知其何故也。然其無爭心者。豈誑我乎。意者足下之所貴在氣。故不自覺其言之如是已。且何得已云者。孟子闢楊墨之言也。而足下之爲此言。其崇信韓歐。比諸聖人之道。亦何甚也。亦不擇言之過也。世儒崇信程朱。過於孔子。猶之今佛氏

崇信法然日蓮。過於釋迦。豈不類乎。足下思之不佞僻情一病夫。與世相遠。所朝夕唯一二從游之士。未嘗以勸人教人爲事。况與人爭哉。而足下乃謂海內從風而靡者。雖不佞亦怪焉。豈耳食之士。初未識不佞之所爲學者。傳響雷同歟。不爾。亦時運之使然也。豈不佞之所能知哉。亦惟人心如面。陳所見以酬來意耳。如其取舍。足下裁之。時暑涼雜至。伏惟自重。卽月二十一日。

又

再奉手書。乃知太孺人違養。申以鼓盆之戚。大喪荐

至胡昊天之弗弔也。况在宦邸。阻以千里。醫藥弗親。斂殯弗誠。百事莫與。終天永訣。其謂之何。中饋無主。貌諸孤尚幼。足下雖大丈夫哉。其何以能爲心乎。雖然。國制有限。非莫之禁而弗爲者也。伏惟黽勉節哀。以追簿書之責。茂卿頓首。

足下儼然在心喪之中邪。書中猶爾。申前言弗已。雖或借此消憂乎。亦可以見其所好之素也已。不佞亦欲借此以當慰藉之一端。而不佞所能言者。前書盡之矣。無已乎。則古今之辨歟。夫古今夙矣。今人之不能爲古人也。審焉。然昔人有言曰。通古知今。蓋古者

本也。今者末也。故天下未有能置古而爲今者也。故亦未有不能通古而能知今者也。夫今人之不能爲古人者。姑置諸且言其能爲今人者邪。天下未有能置古而爲今者也。苟不通古。亦不能爲今人矣。故學問之道。必貴古焉。顧古人之骨已朽。惟書存也。書之可識者。事與辭耳。今舍事與辭。而以理與己之心言之。何以見其與古人能合乎。故今之援經立論者。皆非經之本旨也。皆以己之心言之也。苟非經之本旨。則其以爲道者。皆差矣。將何以爲斷乎。且其以己之心言之者。自聖者也。故不佞曰。倨若或以世人所是。

而已亦是之是其心無所見者也其心實無所見而
且以世人所是其於經術執程朱於政事執陸蘇於
文章執韓歐以古自古今自今立論者要之皆以古
聖人爲有所未足者也故不佞以信法然日蓮爲喻
然今人率不習事與辭而以傳注解經乃曰古之道
吾豈不知乎殊不知經者古也傳注者今也以傳注
解經者以今視古者也非通古者也故不佞喻諸假
佞訓以求通華言焉夫善學華言者不假佞訓直學
華言華言明而佞訓之謬自見矣古今之辨亦猶如
是然是特吾之所見耳以吾之所見與其人之未見

爭也何以能俾其人信乎故不佞曰陳己之見於不
信己者之前以求其信己者訟之道也夫人心如面
然必有同然者焉何以其所見獨殊也以習故也凡
人能知其所習而不能知其所未習辟諸夏蟲不知
冰不重誣己夫人心如面者性也亦習也性之與習
不可得而別者久矣故曰習成性佞之孩移諸華迨
其長也性氣知識言語嗜好皆華也其見佞人則唾
而罵之曰夷措華之孩於佞亦然迨其長也見華人
則亦唾而罵之曰化外人今人之不能爲古人亦猶
華佞邪不知者謂之性然唯習可以移之是聖人之

所以貴學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論語首時習爲是，故也。故不佞曰：習殊耳。是不佞之所以不貴爭辨之故也。觀足下所言，其無爭心者益明矣。屈先生之流風有在者，益見矣。故不佞極其言，以至於是矣。雖然，不佞之所能言者，終止於是矣。唯足下思之。來喻又以魁星詩求和，因獲見足下及身之君之作，諷咏味之，可謂當世作者已。然祀星私室，不佞於經無替，且和韻，昉自元白，和之又和，宋人所長，宋詩不佞未之學也。雖太孺人遺愛所在乎，以不佞之無稽而未學，不敢奉命。惟足下恕之，如其高作，併書。

法妙甚，留鎮蓬筆，又因訪字號，併及貴族出自，且承問賤姓，亦何足愛，乃爾。昔源濃州甲賀之役，諸子皆殲，有孽孫物季任者，匿之，遂冒其姓，是爲荻生始祖。建武時，有從役南朝者，頗以物部見錄，故子孫有稱源者，稱物部者，而荻生城在三河，國家之興，迫奔于勢，依北氏以南朝之暱也。其城爲宗室所有，亦有稱荻生者，今閣老有之，不佞惡其或混也。故稱物部家，乘所載大槩如此。然遙遙華胄，昔人所誚，况本邦中，古以來，賈韓之陋，往往有之，孰能覈其實也。其可徵者，奔勢之後，五世于今是已。藝禹祠，承旁詢，藩中諸

君子謝謝是歲相之酒勾有治水者亦建禹祠不佞
 奉教剛潤其碑文既退有對問一篇附上賜覽餘未
 既八月初九

徂徠集卷之二十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